

建木与建鼓

——对先秦典籍中一个人类文化学命题的考索

卜 键

大量的文献与考古发现证明,我国先秦(或更古远的先周)有着弘大繁盛的礼乐文明的存在,这个文明的核心是社。“国中之神,莫贵于社”,是对当时社祀之重的准确描述,而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诗句间,亦分明可见出社歌、社舞和社乐的盛况。就在这一研究中,笔者注意到了建木与建鼓。这是两种出现频数很高的名物,两者颇有些神秘意蕴,又都与社与社祭相关。在先秦典籍与汉画像石保存的形象资料中,在故宫文物中,我们可以幸运地看到建鼓,那是一种竖柱贯穿、装饰华丽的置鼓。但我们未看到建木的形象,《山海经》称它“其状如牛,引之有皮”,是何怪物?

建木,即社树,是为社树的一种神格化形象;建鼓,即社鼓,亦社事中踵事增华的极品。二者一虚拟一实在,又都被初民们视为沟通天地的圣物,值得作一番考索。

一、大禹是“随山刊木”,还是“行山表木”

自有了社的概念,也就有了社树或曰社木。

我国有许多典故或史事与社树相关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所述“十仞而后有枝”的“栢社树”,《世说新语·方正》所记“杜宣子伐社树”事,都流传甚广。然则谁是社树概念的发明者?一般说

来当是初民们生活与劳作长过程中的自然之举，然创见之功必要归之于一位圣贤，于是以治水之功传名万代的大禹便被推向前台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

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。^①

什么叫“随山刊木”？注疏者以砍削释“刊”，解为“随行山林，斩木通道”，“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，除木为道，以望观所当治者”。这种说法有些望文生义，与全章文句难相贯通。实则“刊”又可作“雕刻”解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几乎全录《禹贡》，文句略见不同：

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，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。

[索隐]《尚书》作“敷土随山刊木”。今案：《大戴礼》作“傅土”，故此纪依之。傅即付也，谓付功属役之事。若《尚书》作“敷”，敷，分也，谓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。表木，谓刊木立为表记，与孔注《书》意异。^②

注甚详明。是可证“刊木”即为“表木”，亦即“立为表记”，而非为开山通道而砍木或伐木。

为什么要“立为表记”？便是要为“别九州”、“定高山大川”做一标志^③。其就是社木。实则“建木”一词，颇有人类文化学之意蕴：建，可释为创立、设置。亦可释为树立和竖起^④。“随山刊木”，便要求山与木的统一（即社与社树的统一），要求此木能代表所在州土的物种和民俗特征，因之社木又是一种古代文明的呈现。

若进一步求之，“建”字又有着古代天文学的内涵，是初民们对天体认识的一种概括。北斗的斗柄所指曰建，夏历正月曰建寅，二月曰建卯，又月大称“大建”，月小称“小建”。建木，最早当为初民们竖立于高山之巅、欲求连接天地之物，其取名时或也以北斗七星所指为义，亦未可知。

二、古代典籍中的“建木”

有关“建木”的早期记载见于《山海经》、《吕氏春秋》诸书，记述时均极尽怪异夸诞之能事，令人难得具象。然其所述，又与禹的“行山表木”相关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

有九丘，以水络之：名曰陶唐之丘、有叔得之丘、孟盈之丘、昆吾之丘、黑白之丘、赤望之丘、参卫之丘、武夫之丘、神民之丘。有木，青叶紫茎，玄华黄实，名曰建木。百仞无枝，有九橰，下有九枸，其实如麻，其叶如芒，大暾爰过，黄帝所为。^⑤

丘，聚也。九州之土，常又以九丘代表。此处记述虽多神话色彩，联想及大禹治水，分九州之土，定名山大川，以建木为标识，又觉其有真实为据。此处所说的建木，高大挺立，直向青天，又显然综合了其他树种与植物的特点，我们还可引同书卷十〈海内南经〉为补充：

有木，其状如牛，引之有皮，若纓、黄蛇。其叶如罗，其实如栾，其木如藿，名曰建木。在窫窬西弱水上。

又增加了动物的许多特征。历来注家多苦于找不到“若纓”、“如罗”、“如栾”之类的确解，其实也难。建木为神木与神树，略如龙凤之为神兽与神鸟，都经历了先民们一代代地增饰渲染，意象的意义原也大过实物的寻觅。

今所见有关建木的记载中颇多神怪之笔，但建木曾作为一种实物的存在似亦可能。它的所在，应是社山或社壇，“其状如牛”，或言其结构上的牛首形状，亦与社祭时的牺牲有关。作为社木的建木当是一种雕满动植物纹样的图腾柱，其宫廷化且流传至今的形式或是华表。

作为社木或曰神树的建木，其重要作用是供天神缘以上下，也就是做天梯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：

白民之南，建木之下，日中无影，呼而无响，盖天地之中也。

[高注]“白民之国，在海外极内。建木在广都南方，众帝所从上下也。复在白民之南。”^⑥

是说建木居于天地之中，又谓地中，被认为是最易与天神沟通的地方。所谓“日中无影，呼而无响”，都是形容“地中”的神秘通灵，故注曰“众帝所从上下也”。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对此更加阐发，并将建木与“扶木”、“若木”比照而谈：

扶木在阳州，日之所曠。建木在都广，众帝所自上下，日中无影，呼而无响，盖天地之中也。若木在建木西，末有十日，其华照下地。^⑦

扶木，又作“扶桑”，是古代以为太阳升起的地方；若木，在西方，当是日落之处，却又有顶端挂有10个太阳之传说，惟建木直立于大地之中，供众天帝上上下下，往来于天宇与民间。扶木与若木也是神树，然比较建木之功用，则相去远矣！

建木的人类文化含义今人还难以尽知，古文献中的有关记叙亦多有相矛盾处：如《尚书·禹贡》称禹“随山刊木”，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则称是“黄帝所为”；《山海经》似说九丘之上皆有建木，与禹之“行山表木”相合；而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则记“建木在都广”。且“都广”一词，或为泽名^⑧，或谓指宽广的场地^⑨。凡此种种，更增加了神秘色彩。

三、建木与社树

在好巫信鬼的远古时代，初民们以为天宇和人间是两个世界，而两界是可以沟通的。于是设想出种种通天的手段，其中最直接便捷的莫若天梯。崇山峻岭可以做天梯，高大的树木亦可做天梯。这些梯子最好搭建在天帝众神们容易蹬踏的地方，便又设想出“地中”一说。这或是“建木”所以产生缘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

们宁愿将“建木”的义项单一化，即它只是沟通天地、接引天神的圣木，存在于“地中”或曰“土中”的都广。建木仍是社木，然其所代表的为神州的所有土地，或为某一州的方土。

那么禹为九州之土立为表记的社木呢？《山海经》中的“扶木”、“若木”、“三桑”、“朱木”、“枫木”，应多为社木。《禹贡》在叙大禹治水土之功时，对各州土所宜草木也在贡赋中略一点明，或与社木相关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

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，各以其野之所宜木，遂以名其社与其野。^⑩

这里的所谓“田主”，即藉田之内的社树（又可称社主）。而社树的选择在于田野所宜于生长的品种，“假令以松为社，则名松社之野”。后来汉革秦命，汉高祖刘邦以故乡的白榆为社稷树，在故乡立枌榆社，亦类此。

以“所宜之木”为社树，当在于其物种习性和经济价值。而一旦立为社树，是不许砍伐的，这便出现理念上的错位，亦出现操作时的变通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

匠石之齐，至乎曲辕，见栌社树。其大蔽数千牛，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

以此为题，匠石与他的弟子展开了一场讨论，栌社之神与作者也参与其间。论争的核心在于有用与无用，即所谓“散木”与“文木”之别，由此可知社树也经历了一个由文木向散木的转变。文木的“以其能苦其生”，使散木为社神之寄托（“为予大用”），同篇后文中的商丘大木，亦如此。惟这样的大树，“特高常木，枝叶覆阳”，直立于原野之上，是所谓“树木而涂之”^⑪，自然成为乡社的标志物，亦成为社事活动的中心，其曰“观者如市”，或正遇当地之社火，亦未可知。

四、由灵鼓到建鼓

建鼓，是建木意象与社鼓功用的整合之物。

由土鼓、瓦鼓、石鼓到铜鼓，鼓之其来也古远矣！由祭祀、战争、庆典到乐舞，鼓之其用也广泛矣！然最初的鼓，最初的鼓声，土鼓蕢桴，渊渊简简，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无不与农耕和社事相联系，宋吴淑《事类赋》卷十一〈鼓赋〉：

鼓，动也，含阳而动者也。若夫鼙鼓逢逢，矇眊奏公，应春分而著义，当启蛰以施公。闻临平之击石，见南郡之铭铜。

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；伐以钲人，御之田祖。……

正因如此，春秋二社中最重要的乐器便是鼓，且为了显示社祭之重，特名之为“灵鼓”。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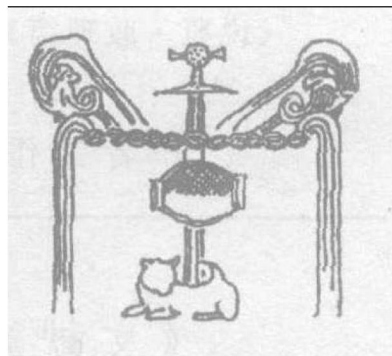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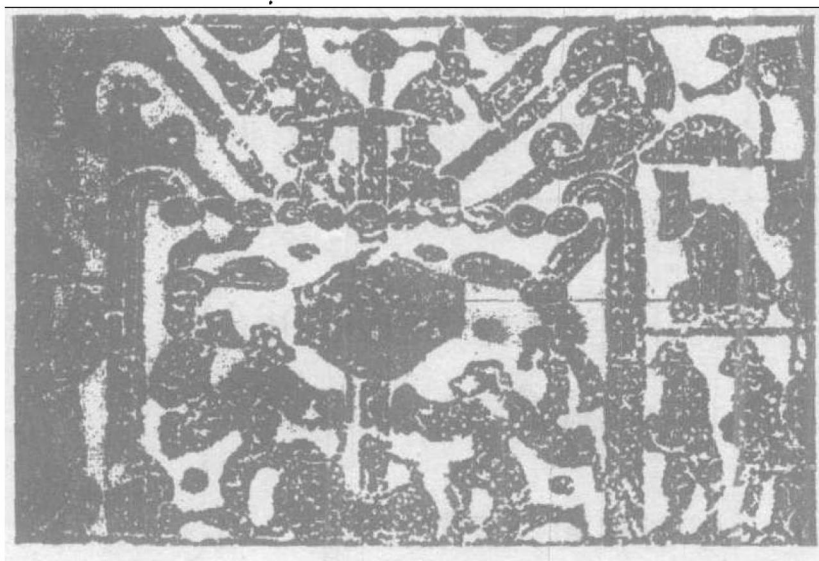
以灵鼓鼓社祭。

[郑玄注]“灵鼓，六面鼓也；社祭，祭地祇也。”[孔颖达疏]其实地之大小之祭，皆用灵鼓也。

灵鼓即社鼓，其制作上亦充分考虑了祭地的命意，因为地为坤，坤为牛，故以牛革冒之。

社祭中的灵鼓，三代之世又一物而异名，“夏后加之以足，谓之足鼓；殷人贯之以柱，谓之柱鼓；周人悬之，谓之悬鼓。后世復殷制建之，谓之建鼓。鼓高六尺六寸。”所谓“建之”，即以木柱贯穿使竖立于地。

是何时由何人对建木与鼓进行了整合？确证已杳渺难寻。今人可知的是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便出现了建鼓，即殷商之楹鼓（柱鼓）。建鼓经周朝的战争洗礼或曰文化扫荡之后反而流传开来，大约还在于其造型上的神秘意象。这一造型的灵感当得之于建木，得之于华表之类图腾柱，是将灵鼓与神树相结合、将天地之气、春分之音与天梯思维相结合的灵物。试想当社祭之时，社舞翩跹，社歌喧阗，社众欢腾，社坛庄重，迎神曲奏响于天地之间，而那盘



汉画像石所表现的建鼓场景

旋于云间的众神循着灵鼓之声，发现了降落的天梯……

于是，神奇圣洁的建木再生于隆隆冬冬的灵鼓之上，矗立于社火活动的中央。于是天梯与乐音浑然一体，迎神与娱神相连相成。于是神坛与戏场互相包容转换，娱神与娱人亦难解难分。建木与建鼓，都寄托着初民们对天帝真诚的崇敬，也都携带着其朴素迷茫的想像。在中国的文化史与戏剧史上，占有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。

注：

①孙星衍：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。

②《史记》，标点本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。

③见《尚书·禹贡》，意为分别九州之界划，确定五岳四渎之各秩。

④如《尚书大传》卷三：“九十杖而朝，见君建杖。”郑玄注：“建，树也。”

⑤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。

⑥陈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学林出版社，1984年版。

⑦张双棣：《淮南子校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⑧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：“都广，南方泽名。”

⑨陆思贤：《神话考古》，页10：“都广义为中心广场。”

⑩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缩印本，1979年版。

⑪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：“君亦见夫为社者乎？树木而涂之。”

《说苑·政理篇》略同。所指应主要为乡党之社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

《文献》杂志廿年（1979—1998）

纪念光盘简介

《文献》杂志自1979年创刊起，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了。二十年的《文献》不仅凝聚着北京图书馆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和力度，也凝聚着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欣欣向荣的可喜成就。《文献》杂志自创刊起，一直坚持了严谨朴实的优良作风，获得了学术界一致好评，也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们所瞩目。为此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决定和本馆的信息网络部合作，出版“《文献》廿年（1979—1998）纪念”光盘，将二十年的《文献》按一定的检索方式录制在光盘上，这既是一种纪念方式，也可以满足一些图书馆和个人难以补齐二十年《文献》的缺憾。同时，这套光盘具有多种方便的检索功能，可以使读者多途径多角度地充分利用《文献》中的资料。这套光盘的出版，为更好地利用以往的学术成果、弘扬传统文化，做出了新的贡献。

《文献》杂志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33号

邮编：100081

电话：68415566—5562

发行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文津街7号

邮编 100034

电话：66174391

技术支持：国家图书馆信息网络部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路33号

邮编：100081

电话：68415566—5206

传真：68419291